

防疫口罩下南洋

5月9日早上,一批防疫口罩通过海运的方式送达印尼棉兰华裔总会办公室,支援当地侨胞抗疫。这批口罩由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名誉会长陈保安发起捐赠组织、会长梁国民参与前后奔波筹措,在许多热心人士的帮助下,从厦门出发,最终抵达印尼棉兰。

回想这批口罩的启航,真是一波三折。厦门市侨办、厦门市侨联、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、厦门市侨资企业协会、同安区侨联等单位名义捐赠的10万只口罩,由陈董助理统一收集到海沧仓库。

3月31日,梁会长带着印

联会几位班子成员亲往海沧参与打包装箱,原计划过几天船期到即可出航。不料,仅一夜之间,4月1日,中国海关出台防疫物资出口新规,所有防疫物资,从生产标准到包装,都必须按新规执行。之前准备的报关材料、口罩装箱标识等均需整改。于是,赶紧研究新规,赶紧组织人马进行拆装重包装工作。

印联会海沧组及青委几位常委在梁会长的带领下,三番两次前往海沧对这批拟捐往印尼的口罩重新打包装箱,直至4月9日下午装柜,看着集装箱车驶向码头。不料到当晚又查

阅到海关的突发通知:“明天起医疗物资列入出口法检”。怀着忐忑心情,4月10日随时关注报关方面的进展。经海关法检,这批防疫口罩终于在10日18:00左右得到放行。其间的过程虽险象环生,但也万幸,让印联会办事人好不容易松了口气。

4月14日,这批紧急组织捐赠印尼华裔的防疫口罩终于搭乘“新北京”号,从海沧远海码头启航“下南洋”。但因彼时国际疫情纷纷扰扰,各国的航运都减少航次,船公司采取拼货柜轮流航方式运输。这防疫口罩搭上的货船是驶往新加坡,再换船往印尼。面对转港换船无法确定的变数,自营报关行的会员陈福新交代船务伙伴随时了解船行状况,一路跟踪到4月20日傍晚货柜抵达新

加坡港。货物按原计划转港船,于5月5日启程往印尼,5月7日抵达勿拉湾。终于,在5月9日晚得到消息,这批千辛万苦下南洋的防疫口罩安全到达最终目的地了。

远水终于能解近渴了!国内疫情初期,印尼侨团侨胞向我们捐款捐防疫物资,及时给力。如今海外疫情日趋严重,我

们也时刻惦记着在印尼的亲朋好友,关注当地的防疫举措,希望通过捐赠防疫口罩,以解侨胞之需。虽然疫情肆虐,但我们将继续弘扬守望相助、同舟共济的精神,与印尼的华裔侨团侨胞同心协力、共战疫情。

(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办公室供稿)



厦门印联会名誉会长陈保安与助理领到厦门侨界捐赠的防疫口罩



印联会组织人马进行拆装重新包装工作



最近两三个月,“武汉”这两个字,每天几乎成了全球出席各大媒体的头条。素有“百湖之城”美誉的武汉,不仅是中国长江中游的一线城市,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、科教名城、楚文化发源地之一,更是“武昌起义”辛亥革命之地,名闻中外。

突如其来的疫情

武汉,之所以一时之间成为全球各大媒体和人们关注和热搜的名字,并非与它原来拥有的光环有关,而是当中国全民忙着迎接春节,游子赶着回乡与家人团聚的节骨眼之际,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。新型冠状病毒,至今还不知这病毒源自哪里。在猝不及防下,这个来势汹汹的病毒,让这个近千万人口的城市居民,惶惶然不知所措。

于是,武汉成了世界各地人们关注的焦点。特别是有家人、亲人、友人在武汉的海外人士,无不在担心他们的安危,每日都在追踪着病情形势发展公布的数字。尤其是当疫情刚爆发时,病例和死亡人数节节攀升,一些医护人员也不幸受到感染而倒下的消息公布,让人既揪心,又难过。眼看形势越来越严峻,中国各省纷纷派出一队队医护人员前来支援,看着他们一个个脸上流露出一副“义无反顾,勇者不惧”的神情,一种无名的感动,油然而生,心想:武汉一定会“化险为夷”。

与武汉结缘3次

我与武汉结缘,前后3次,并且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其中两次是基于文学的因缘,另一次纯粹是与一班老友团游。

最早一次到武汉是在1992年,当时受邀出席在武汉举行的“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”,不少国际汉学家都出席了这次研讨会,济一时之盛。

那一年,正好我在浙师大儿童文学研究所游学,于是就直接取道从杭州搭火车前往武汉。当时买的是卧铺车票,上了火车才知道“同房”伙伴皆为男性(每间房共有两张上下两层的卧铺)。询问之下,才知道他们都是癌症的专业医生,这次是受邀前往杭州出席一个有关癌症的会议,结束后正打算回返武汉。他们听说我是来自马来西亚,而且还会说中文,颇为好奇(刚到浙师大时,一位教授也曾好奇地问我:你们不是讲马来话吗?他们或许将我当成印尼的华裔了)。因为沟通无碍,大家交谈甚欢,不觉路途遥远。

第二次到武汉旅游应该是1995年吧?正确日期忘了。记得我们还到过荆州,当时大家还七嘴八舌提及“刘备借荆州”典故,互相开起玩笑来。

海外女作家年会

多年以后,我又再次重临旧地武汉。

那是2012年10月的金秋季

节,前往武汉出席第12届“海外女作家”会员的双年会,这也是继第9届假上海召开后,第二次在中国举行的年会。有机会重游这个有着华夏楚文化发祥地的历史名城,心情愉快。它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屈原与《楚辞》,想起了1911年10月10日的“武昌起义”的辛亥革命,一页不能忘的中国近代史。更开心的是,这次年会也看到了20年前一起出席“当代文学”会议,久违了的几位文友。

协办方,湖北作家协会,为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下榻处,东湖宾馆,年会就在楼下的“东湖国际会议中心”举行。大于杭州西湖6倍的东湖,久闻其名,这次终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个风景绝佳,中国最大的城中湖。在会议的四天三夜期间,每天我都会起个大早,到湖边去溜达一下。

常常是女作家的身影。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。

今昔的三峡

每届年会,除了严肃的会议讨论外,主办方还会安排一个轻松的节目:旅游采风。当然,这一届也不例外。虽然这次的两个景点,武当山和三峡都曾经到过,但是,我很想看看大坝工程完成后的三峡又是一副怎样的“面貌”?因此选了三峡游。也许大部分会员心同理,结果有四分之三的会员都选了乘豪华游轮维多利亚号三峡游,参加到武当山的人数比较少。

1992年游三峡时,当时大坝工程还没开始。因此,我们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三峡,包括高耸的神女峰。记得有一段水路意外搁浅了,我们必须下船上岸步行,穿过一些茅草覆盖的村路,赵淑侠大姐担心踩到“地雷”——粪坑,小心翼翼,紧紧地拉着我,想起当时她那副步步为营、惊恐的神情,不禁莞尔。可惜这一届她和妹妹赵淑敏都缺席了。前年到纽约时,致电向她问候,对方语气无奈地说,年纪大了,姐妹俩健康欠佳,已经久不出远门了。我也顺便报告了建了大坝,重游三峡的感受。

轻舟已过万重山——记忆武汉

□ 爱薇(马来西亚)

武汉人的艰难日子

美丽的武汉,思念的武汉,阔别8年后,没想到它会遭受这突如其来病毒的肆虐。每天在电视机前一看到确诊和死亡人数攀升时,心里就会咯噔一下,好难受。

在4.2万名各省各地派来的援鄂医护人员的协助下,好样的武汉人的通力配合下,武汉成功地抑制了疫情,一直到感染病号零的消息出现后,一颗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。

那年年会结束的当天下午,我们被带往黄鹤楼参观(经已第三度登楼),登高望远,眺望淼淼的江江水,此时此刻,我愿以这次路过瞿塘峡的白帝城时,大家一起吟诵李白的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两句诗,送给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作出奉献的人——他们是好样的武汉人、勇敢的医护人员以及为疫情付出的所有人。

武汉,祝福你!但愿有朝一日,能重游旧地,再吃一碗热干面、珍珠丸子、排骨藕汤、武昌蒸鱼。当然,最向往的,还是到武大欣赏一下樱花,看看它和美国华盛顿DC和日本的樱花的气势有何差异?期待,真的好期待!

(稿于武汉解封前夕)